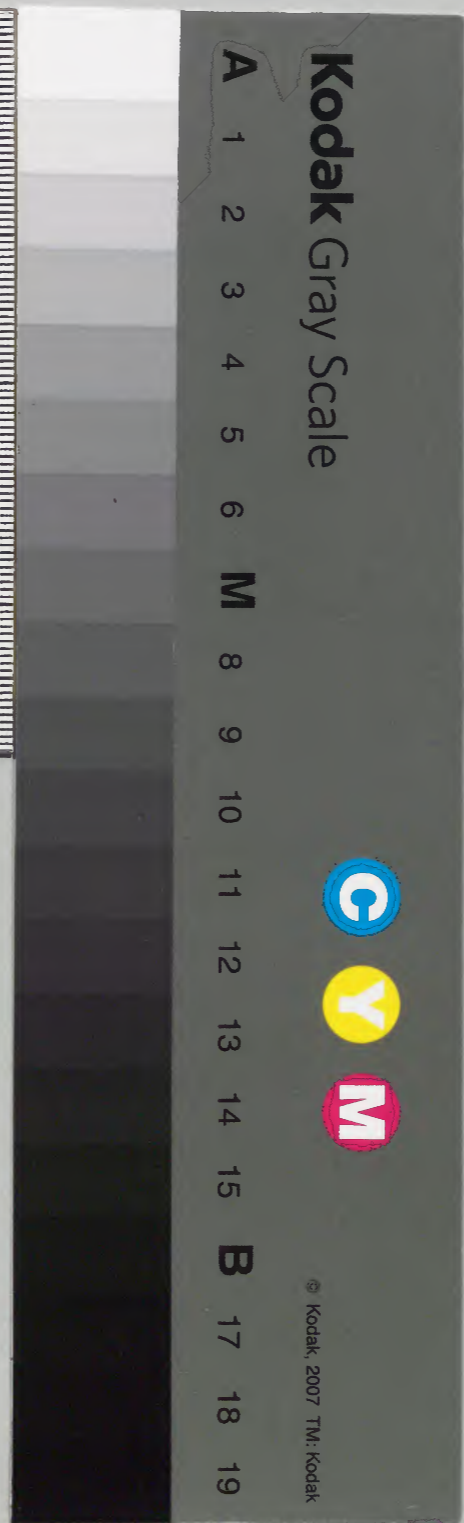


禮記義疏

六十四

內閣文庫			
番號	漢	1828	
冊數	181 (164)		
函號	別	1	1



欽定禮記義疏卷第六十四

淺草文庫

仲尼燕居第二十八

**正義**

孔氏穎達曰。案鄭目錄云。名曰仲尼燕居。善其

不倦。燕居言及於禮。著其字。言事可法也。退朝而處

曰燕居。此於別錄屬通論。

仲尼燕居。子張子貢言游侍。縱言至於禮。見於

**正義**

鄭氏康成曰。言游。言偃子游也。縱言。汎說事。孔疏。廣言

諸事。遂至於禮。

子曰居女三人者吾語女禮使女以禮周流無

不徧也。女音汝後同語魚據反下同徧音遍

**鄭氏康成曰**居坐也使之坐凡與尊者言更端則

起也。孔氏穎達曰周流謂周旋流轉言我使汝等恆

以禮周旋流轉無不徧於天下。方氏慤曰周言其不

虧於一方流言其不滯於一曲周流則其用無所不徧。

陳氏澔曰周流無不徧者隨遇而施無不中節也。

子貢越席而對曰敢問何如子曰敬而不中禮

謂之野恭而不中禮謂之給勇而不中禮謂之

逆子曰給奪慈仁。中竹仲反下同給音急又其劫反下同

**鄭氏康成曰**奪猶亂也巧言足恭之人似慈仁特

言是者感子貢也子貢辨近於給。孔疏子貢問禮辨而不讓夫子因感喻之

案先問不可謂給恐是因子貢能言故以喻也。孔氏穎達曰言不中禮則

於事為失野謂鄙野恭謂便辟足恭捷給之人貌為恭

敬似慈愛寬仁而實不慈仁但其貌亂真慈仁也。方

氏慤曰敬言其心恭言其貌心敬而不中禮則文辭寡

故謂之野。貌恭而不中禮。則文辭多。故謂之給。勇而不中禮。則以力而不以德。故謂之逆。給則論語所謂口給也。三人侍坐之序。子張為首。子貢為次。言游為末。子張未對而子貢對焉。此所以為越序也。馬氏晞孟曰。恭不中禮。謂之給。蓋能足恭。未有不能巧言者。給奪慈仁。言色取仁而行違也。陳氏澔曰。野與逆二者。猶是直情徑行而然。使習於禮。則無此患矣。唯足恭便佞之人。是曲意徇物。致飾於外。務以悅人。貌類於慈仁。而本心之德則亡矣。故謂之奪慈仁。

**案** 恭主容。敬主事。心主於事。則或疎於禮。故謂之野。勇亦在任事上見。勇往直前。不顧尊長。故謂之逆。所謂好勇不好學。其蔽也亂也。再記子曰。語已絕而復言也。後放此。

子曰。師爾過而商也不及。子產猶衆人之母也。能食之。不能教也。食音嗣

**正義** 鄭氏康成曰。過與不及。言敏鈍不同。俱違禮也。孔疏

師於事敏疾。商於事遲鈍。案朱子論語注。子張才高。意廣。而好為苟難。故常過中。子夏篤信謹守。而規模狹隘。故常不及。不止。衆人之母。言子產慈仁。多不矜莊。又敏鈍不同而已。

與子張相反。子產嘗以其乘輿濟冬涉者。而輿梁不成。是慈仁亦違禮。孔疏。約孟子文。孔氏穎達曰。此明不中禮之

人。父義母慈。父能教而不能愛。母則能愛而不能教。

周氏謂曰。子張於中道則過。而子夏則不及。子產之惠猶衆人之母。則亦過。又不能教。則亦不及也。吳氏澄

曰。卜商不在坐。而並言之者。以其不及。與子張之過相反也。子產母道有餘。父道不足。師商兩人。而一過一不及。子產一人。而有過有不及。故並言之。

案子產十五字。家語別見正論篇。而文特詳。疑脫簡在此。

子貢越席而對曰。敢問將何以爲此中者也。子曰。禮乎。禮。夫禮所以制中也。

正義鄭氏康成曰。禮乎。禮。惟有禮也。馬氏晞孟曰。中出於人之性。而所以節性者。在乎禮而已。故曰夫禮所

以制中。吳氏澄曰。先云禮乎者。設為問辭。後云禮者。設為答辭也。

**案**人皆受中於天。而所稟有過不及。惟禮為天理之節文。以禮制之。而過者俯而就。不及者仰而企。斯皆可以至於中也。

**總論**孔氏穎達曰。自此至相示而已。明說禮之事。

子貢退。言游進曰。敢問禮也者。領惡而全好者。與。子曰。然。然則何如。子曰。郊社之義。所以仁鬼。

神也。嘗禘之禮。所以仁昭穆也。饋奠之禮。所以仁死喪也。射鄉之禮。所以仁鄉黨也。食饗之禮。所以仁賓客也。與音餘 食音嗣

**正義**鄭氏康成曰。領。猶治也。好。善也。孔氏穎達曰。子

游問禮之為體。治去惡事而留全善事者。與。與。語辭。饋。奠。謂人之初死。設此饋食之奠。射。謂鄉射。鄉。謂鄉飲酒。

馬氏晞孟曰。仁者有推恩而及之之意。事天地主於敬。故於郊社言鬼神。事宗廟主於愛。故於禘嘗言昭穆。

饋奠之禮。始死者之奠也。始死而致死之則不仁。此饋奠所以仁死喪也。習射尚功。則壯者有以勵。習鄉尚齒。則少者有所讓。所以待鄉黨者盡矣。食以示其愛。饗以示其敬。所以待賓客者盡矣。應氏鏞曰。仁心發於中。而後禮文見於外。及禮之舉。而是心達焉。則幽明之間咸順其序。驩欣浹洽。皆在吾仁中。是仁之周旋暢達也。劉氏彝曰。領惡猶言克己也。視聽言動。非禮則勿。所以克去己私之惡。而全天理之善也。吳氏澄曰。上言

以禮制中。損其過益其不及。蓋因其氣質之偏而除治之。所謂領惡也。下言仁鬼神至仁賓客。蓋因其德性之善而充周之。所謂全好也。姚氏舜牧曰。領惡而全好。則此心一仁也。仁則無所往而不為仁矣。

**存**鄭氏康成曰。仁猶存也。凡存此者。所以全善之道

也。郊社嘗禘饋奠。存死之善者也。射鄉食饗。存生之善者也。郊有后稷。社有句龍。孔疏。明此鬼神是人之鬼神。非易陰陽七八九六之鬼神。

孔氏穎達曰。仁謂仁恩相存念也。

**案**此惡字。只就過不及說。領惡全好。緊承中字言之。張子曰。禮儀三百。威儀三千。無一物之非仁也。程子曰。醫家以手足痿痺為不仁。此言最善名狀。舉天地人鬼之交接。總一吾仁之周流。痿痺之患無有矣。鄭孔訓仁作存。其說近鑿。

子曰。明乎郊社之義。嘗禘之禮。治國其如指諸掌而已乎。是故以之居處有禮。故長幼辨也。以之閨門之內有禮。故三族和也。以之朝廷有禮。

故官爵序也。以之田獵有禮。故戎事閑也。以之軍旅有禮。故武功成也。是故宮室得其度量。鼎得其象。味得其時。樂得其節。車得其式。鬼神得其饗。喪紀得其哀。辨說得其黨。官得其體。政事得其施。加於身而錯於前。凡眾之動得其宜。

丈反後皆同量音諒下同錯七故反又音措

**正義**鄭氏康成曰。治國指諸掌。言易知也。郊社嘗禘。尊卑之事。有治國之象焉。辨別也。三族。父子孫也。孔疏。三者於已



最近昏禮。三族之不虞。鄭注。三族。父昆弟。已昆弟。子昆弟。以期喪廢昏。故舉三者言之。與此異也。方氏慤曰。父子合尊卑。兄弟合長幼。夫婦合內外。為三族。或曰。三族。即三黨。凡言得者。得灋於禮也。量。豆區斗斛也。孔疏。左傳云。四升為豆。注云。四豆為區。四區為釜。又律歷志云。十升為斗。十斗為斛。味。酸苦之屬。四時有所多。孔疏。周禮。食醫。春多酸。夏多苦。秋多辛。冬多鹹。及獻所宜也。孔疏。周禮。獸人。春獻狼。夏獻麋。秋冬獻鹿豕。式。謂載也。所載有尊卑。辨禮之說。謂禮樂之官。教學者。黨類也。孔疏。辨說。不乖事。體。尊卑異而合同。孔疏。若長官與屬官。尊卑異之義理。體。尊卑異而合同。而共掌一事。陸氏佃曰。若宰相不親小事之類。

孔氏穎達曰。前經明郊社等禮。各有所因。

故此經廣明郊社嘗禘。明而用之。則有功。又廣明諸禮所用有功諸事。郊社祭天地。嘗禘祭宗廟。皆是事之難者。能明其理。則治國甚易了也。族。屬也。度。謂制度。高下大小。得禮之度數。象。謂灋象。言斛斗之量。三牲之鼎。各得其禮之灋象。故易傳云。以制器者尚其象。節。謂樂曲之節。饗。謂天神人鬼各得其饗食。喪紀。謂五服親疏各得其哀情。錯。置也。眾。謂萬事也。以禮加身。而錯之萬事。皆得其所宜。合結用禮之功。方氏慤曰。室有奧。阼。席。

有上下。居處有禮也。父父子子。兄兄弟弟。夫夫婦婦。閨門有禮也。設官分職。列爵分土。朝廷有禮也。春蒐夏苗。秋獮冬狩。田獵有禮也。進退有度。左右有局。軍旅有禮也。戎事閑於無事之時。故於田獵言之。武功成於尚功之日。故於軍旅言之。宮室。若魯莊公之丹楹刻桷。臧文仲之山節藻梲。蓋失其度故也。量。左爲升。以象陽之所升。右爲合。以象陰之所合。仰者爲斛。以象顯而有所承。覆者爲斗。以象隱而有所庇。外圓其形。動以天。內方其

形。靜以地也。鼎。口在上。以象有所受於上。足在下。以象有所立於下。大者爲鼎。弁者爲彝。足奇其數。參乎天也。耳偶其數。兩乎地也。其器疏以達者象春。高以粗者象夏。廉以深者象秋。閔以奄者象冬。器固無適而非象。止以量鼎爲言者。量爲器之大。鼎爲器之重。大者重者得其象。則小者輕者可知。陽而不散。陰而不密。剛氣不怒。柔氣不懼。樂得其節也。有六等之數。作車之得其式。辨五路之用。乘車之得其式也。鬼神得其饗者。若天神皆

金定刑言義疏 卷之四 九  
降。地示皆出。可得而禮是矣。喪紀得其哀者。發於容體。聲音言語飲食居處衣服。而各得其哀也。辨說得其黨。若在官言官。在府言府。在庫言庫。在朝言朝之類。官得其體者。若天官掌邦治。地官掌邦教。春官掌邦禮。夏官掌邦政之類。政事得其施者。若施典於邦國。施則於都鄙。施灋於官府之類。自宮室得其度而下。皆以本於禮。故能各有所得焉。以禮加於身。錯於前。無所不用禮。故用皆得其宜也。馬氏晞孟曰。郊社所以事天地。而義

藏其中。嘗禘所以事宗廟。而禮陳其外。因義以設禮。因禮以考義。神而明之存乎人。則治國其如示諸掌乎。推而通之。以至加於身。而錯於前。凡動無不宜也。陳氏澔曰。明乎郊社之義。則事天如事親。明乎嘗禘之禮。則事親如事天。仁人孝子明於此。故能推民胞物與之心。而天下國家有不難治者矣。

**案**郊社嘗禘。舉上最重者而申言之。居處以下。又舉上所未及而廣言之。所謂周流無不徧也。

子曰禮者何也。即事之治也。君子有其事。必有其治。治國而無禮。譬猶瞽之無相與。俛俛乎其何之。譬如終夜有求於幽室之中。非燭何見。若無禮則手足無所錯。耳目無所加。進退揖讓無所制。是故以之居處。長幼失其別。閨門三族失其和。朝廷官爵失其序。田獵戎事失其策。軍旅武功失其制。宮室失其度量。鼎失其象。味失其時。樂失其節。車失其式。鬼神失其饗。喪紀失其

哀辨說失其黨。官失其體。政事失其施。加於身而錯於前。凡眾之動失其宜。如此則無以祖洽於眾也。治直吏反。下其治治國並同。相息亮反。俛勅良反。

**正義** 鄭氏康成曰。凡言失者。無禮故也。策。謀也。祖。始也。

洽。合也。言失禮無以為眾倡始。無以合和眾。孔氏穎達曰。前經明諸事得禮則有其功。此明諸事失禮則有害。即事之治。言萬物之治皆由禮。方氏慤曰。祖言有所繼。洽言有所合。經曰。禮為可繼也。易曰。嘉會足以合

禮。陸氏佃曰。耳目無所加。不知所以給視聽也。吳氏澄曰。無禮則手足皆妄動。故曰無所錯。耳目皆妄聽。妄視。故曰無所加。策。謂講武教戰之謀策。制。謂全師克敵之濶制。

子曰。慎聽之。女三人者。吾語女禮。猶有九焉。大饗有四焉。苟知此矣。雖在畎畝之中。事之。聖人已。兩君相見。揖讓而入。門入門而縣興。揖讓而升。堂升堂而樂闋。下管象。武夏籥。序興。陳其薦俎。序其禮樂。備其百官。如此而后。君子知仁焉。行中規。還中矩。和鸞中采。齊客出以雍。徹以振羽。是故君子無物而不在禮矣。入門而金作。示情也。升歌清廟。示德也。下而管象。示事也。是故古之君子。不必親相與言也。以禮樂相示而已。

女音汝。縣音元。闋苦穴反。籥音藥。中竹仲反。下同。還音旋。齊本又作薺。在細在私二反。

**正義** 鄭氏康成曰。猶有九焉。吾所欲語女。餘有九也。但大饗有四。大饗謂饗諸侯來朝者。四者謂金再作。升歌



清廟。下管象也。事之。謂立置於位也。縣興。金作也。

孔疏謂金

奏第一作也。案大射禮賓及庭奏肆夏。至主人獻賓賓

再拜受爵。樂闕是金一作也。但大射以臣為賓。故及庭

始金奏。若隣國君來入門。即金奏也。金再作者。獻主君又作也。

孔疏案大射禮主人

獻賓之後。主人洗象觚。獻於公。公拜受爵。乃奏肆夏。公

卒爵而樂闕。大射禮。謂臣為主而獻君。若兩君相見。則

賓獻主君。故獻下。謂堂下也。夏籥。文舞也。

方氏慤曰。夏籥。夏禹之樂

大夏也。文舞必執序。更也。堂下吹管。舞文武之樂。更起

也。知仁焉。知禮樂所存也。采齊。雍。振羽。皆樂章也。振羽。

振鷺。及雍。金作示情也。賓主人各以情相示也。

孔疏主人示賓

以恩情。賓示主人以敬情。金性內明。象人情也。示德。相示以德也。清

廟。頌文王之德。示事。相示以事也。武。象武王之大事也。

孔氏穎達曰。大饗。謂鄰國兩君相見。縣興。謂鍾磬興

而動作。謂金奏作也。下管象武之上。少升歌清廟一句。

下文既詳。故略之。入門而金作。覆釋前文。古之君子相

朝會。不必親自以事相與。丁寧而言。但以禮樂微相示

語而已。方氏慤曰。兩君相見。其禮大。若以饗禮養老。

與春饗孤子。則小也。象。即詩所謂象舞。武。即詩所謂大

舞。

武也。大夏文舞。必執羽籥。故謂之夏籥。客之出也。猶歌以雍。見客之能雍。非特於來時而已。器之徹也。猶歌以振羽。見主之無斃。非特於在此之時而已。示情。欲賓主以情相接也。示德。欲賓主以德相讓也。示事者。欲賓主以事相成也。吳氏澄曰。九者。大饗有四。并前之五者。爲九也。仁鬼神以下之五。是卽諸禮之中。總其凡而言。大饗之四。是就一禮之中。分其目而言。禮有饗。有食。有燕。饗禮重於食。燕諸侯饗諸侯。視諸侯饗大夫之禮。爲

大故曰大饗。大饗之禮。大節有四。初迎賓。一也。次獻賓。二也。次樂賓。三也。終送賓。四也。揖讓入門而縣興。此迎賓時也。揖讓升堂而樂闋。此獻賓時也。獻畢。工入堂上。絃瑟而歌清廟。歌畢。堂下吹管。而迭興象舞。夏籥之二舞。此樂賓時也。禮畢而賓出。則以雍徹之詩。振羽之詩。歌而送之。此大饗之四禮也。薦俎。謂獻賓之時所陳。禮樂。謂自初及終所行之禮節。所奏之樂章。先後皆有次第也。百官。謂執禮服役之職。備具而無缺也。

**通論** 方氏慤曰。雍振鷺二詩。本以禘太祖與助祭。而又用之於此者。猶之鹿鳴。本以燕羣臣。而又用之於鄉飲酒也。然論語言以雍徹。其用與此不同。又何也。蓋彼所言者。天子饗神之事。此所言者。諸侯饗賓之事。故諸侯所用之大者。天子止用之於小者。此所以不同。陳氏祥道曰。晉饗穆叔。歌文王之詩。穆叔以為文王兩君相見之樂。則諸侯相見。歌文王而不歌清廟也。孔子謂諸侯相見。歌清廟者。蓋二王後諸侯之長禮然也。

**存疑** 盧氏楨曰。大饗有九者。揖讓入門。一也。入門縣興。二也。揖讓升堂。三也。升堂樂闋。四也。下管象武。五也。夏籥序興。六也。陳其薦俎。七也。序其禮樂。八也。備其百官。九也。鄭氏康成曰。象武。武舞也。王氏肅曰。揖讓入門。至升堂。一也。升堂樂闋。二也。下管象武。夏籥序興。三也。陳其薦俎。序其禮樂。備其百官。四也。行中規。五也。還中矩。六也。和鸞中采。齊七也。客出以雍八也。徹以振羽九也。孔氏穎達曰。鄭以獻賓樂作一。獻主君樂作二。升歌三。下管



四其餘五事。王與鄭同。皇侃以夏籥合下管為一事。鄭不數夏籥。皇義非也。案周頌維清。奏象武也。又曰。初時管中吹象武之曲。已後與夏籥文舞更遞而作。故云舞文武之樂更起也。陸氏佃曰。九者。一清廟。二象。三雍。四振羽。五肆夏。六采齊。七武。八夏。九籥。熊氏云。勺。籥也。籥是舞勺。

**案**前以仁言禮。已渾舉其全。此言禮猶有九。將析言其義之所該。不舉郊社禘嘗者。前已言明乎其義。治國如指掌。所謂盡其誠信。與其忠敬。順以備者。其義尤多可意會也。大饗有四。舉饗以例其餘。言饗以仁賓客。則觀之。固可知仁。而析言其義。則示情。示德。示事。又有其二。鄭注吾所欲語。女餘有九。但大饗有四。又言大饗四節。金再作。升歌清廟。下管象。是明以金作示情。升歌示德。下管示事。言矣。初不云大饗分九節也。孔氏不達其意。述盧說。王說見盧全異。王似可附合。遂言前四事。鄭與王異。後五事。鄭與王同。直誣鄭矣。夫中規中矩。君子行



步之常。可分之以當大饗之五節六節乎。鄭注初無是說也。陸因鄭而加悞。分夏與籥爲二。又增入肆夏以足之。本經明云大饗有四。何嘗言大饗有九。更何嘗言大饗之禮用樂有九耶。釋經而忘經。益之繆矣。又案文王世子言下管象舞大武。此言下管象武。文稍略耳。非以象武爲一。且謂大武不舞。亦以管吹之也。且象文舞。武武舞。不可混稱武舞也。玉藻言趨以采齊。行以肆夏。周旋中規。折還中矩。在車聞和鸞之聲。此言行中規。還

中矩。和鸞中采齊。互文見意耳。至於揖讓升堂。是兩君之升。升歌清廟。是樂工之升。初非謂兩君升堂時歌清廟。行。指賓出而奏肆夏送之。客出。既登車而和鸞中采齊也。諸儒附會愈謬。

**應氏鏞**曰。此篇言仁者凡三。語子貢曰。給奪慈仁。以其辨給而或傷於仁也。告言游曰。郊社之禮。所以爲仁。以其習於威儀而未深體夫仁也。告子張曰。如此而後君子知仁。以其堂堂而難與並爲仁也。各因其病而

藥之。使於禮而知其仁。則其悟入益深。而不專以虛文為禮矣。

子曰。禮也者。理也。樂也者。節也。君子無理不動。無節不作。不能詩於禮。繆不能樂於禮。素薄於德。於禮虛。繆音

**正義**鄭氏康成曰。繆。誤也。素。猶質也。歌詩所以通禮意也。作樂所以同成禮文也。崇德所以實禮行也。王制曰。樂正崇四術。立四教。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。春秋教

以禮樂。冬夏教以詩書。王大子王子。羣后之太子。卿大

夫元士之適子。國之俊選。皆造焉。

孔疏。明上從天子。下至俊選。皆須禮樂而

成。證君子無禮不動。無節不作。

孔氏穎達曰。禮者。使萬事合於道理。

樂者。使萬事得其節制。詩能通達情意。則行禮審正。若不能習詩。則情意隔絕。於禮錯繆。樂有音聲綴兆。文飾於禮。若不能習樂。則於禮樸素。內心厚於德。則外充實。若內德淺薄。則外禮空虛。此經雖禮樂並陳。德是百行之本。樂是禮中之別。故明禮須詩樂及德。乃為善也。

陳氏祥道曰。禮繁則亂。非所以爲理也。樂勝則流。非所以爲節也。君子循禮而動。無動而非中也。應節而作。無作而非和也。一動一作。而禮樂存焉。豈小人所能與哉。應氏鏞曰。禮非樂以發越。則如采色之素而無飾。樂非禮爲之質幹。則如支體之偏而不全。陳氏濬曰。人而不爲周南召南。猶正牆面而立。不能詩者。能不繆於禮乎。禮之用和爲貴。不能樂。則無從容委曲之度。是達於禮而不達於樂。謂之素也。忠信之人。可以學禮。薄於德者。必不能充於禮也。

**通論** 陸氏佃曰。詩與禮不同。禮嚴而詩寬。若禮好色。以禁。怨讟則禁。詩不禁好色。而禁人之淫。不禁怨讟。而禁人之亂。司馬遷曰。國風好色而不淫。小雅怨誹而不亂。是也。

**存疑** 鄭氏康成曰。古之人。皆知諸侯之禮樂。孔氏穎達曰。以前經大饗。是諸侯禮樂之事故。知此是申說前經。

**案**此節是另起泛說。不粘諸侯。又案禮歸於一仁。則禮固吾心自具之理。而升歌下管雍徹。用詩樂行之。是詩樂亦即理之節。而非有二也。故君子行禮。必以吾心自具之理為之本。無理不動也。亦必有詩樂以和其節。而作焉。無節不作也。不然。不能詩。則少溫柔敦厚之情。而於禮亦拘固而成繆。不能樂。則少和順從容之意。而於禮亦朴直而不文。皆無節者也。若夫薄於德。則自絕其仁。而本心之理亡矣。又何以為禮哉。故曰於禮虛也。

子曰。制度在禮。文為在禮。行之其在人乎。

**正義**鄭氏康成曰。文為。文章所為。孔氏穎達曰。言能

行禮。全在乎人。馬氏晞孟曰。制度者。文為之體。文為者。制度之用。簠簋俎豆。所謂制度也。升降上下。所謂文為也。制度文為。皆禮之灋也。徒灋不能自行。故行之在人。周氏諤曰。文言也。為行也。輔氏廣曰。行禮雖在人。而所謂人者。必興於詩。成於樂。厚於德。然後可。不然。非所謂其人也。



子貢越席而對曰。敢問夔其窮與。

與音餘

**正義**

鄭氏康成曰。見其不達於禮。

孔氏穎達曰。子貢

惟聞夔善樂。不聞夔善禮。故問夔窮於禮與。

子曰。古之人與。古之人也。達於禮而不達於樂。謂之素。達於樂而不達於禮。謂之偏。夫夔達於樂而不達於禮。是以傳於此名也。古之人也。

**正義**

鄭氏康成曰。素與偏。俱不備耳。

孔氏穎達曰。素

謂樸素偏。謂不備具。皆不得為窮。夔禮樂兼有。但特通

達於樂。不甚通達於禮。是以賢名流傳後世。若全不解禮。何以傳於此名。更重美夔為古人。與今人別也。虞書舜命伯夷典朕三禮。伯夷讓夔。是夔知禮也。陸氏佃曰。古之人。不朽者也。言夔特以樂傳耳。陳氏祥道曰。觀夔教。曾子以直寬剛簡之德。達之以溫柔。戒之以無虐無傲。則以禮樂教中和。亦不過如此。子貢以為窮。惡可哉。

**案**子貢因子言不能樂於禮素。思能樂而不能禮。則亦

非全人。故以夔為問。但窮與達正相反。達者通之至。窮者塞之至。夔於禮未達。容有之。而疑其窮。則不可。况夔為古之人。并未必不達於禮。不可輕議也。

子張問政。子曰。師乎。前吾語女乎。君子明於禮樂。舉而錯之而已。女音汝

**正義** 鄭氏康成曰。言禮樂足以為政也。錯。猶施行也。

吳氏澄曰。錯。置也。舉而錯之。謂如手舉一物而置之一處也。

子張復問。子曰。師。爾以為必鋪几筵。升降酌獻。酬酢。然後謂之禮乎。爾以為必行綴兆。與羽籥。作鐘鼓。然後謂之樂乎。言而履之。禮也。行而樂之。樂也。君子力此二者。以南面而立。夫是以天下大平也。諸侯朝。萬物服體。而百官莫敢不承事矣。禮之所興。眾之所治也。禮之所廢。眾之所亂也。目巧之室。則有奧阼。席則有上下。車則有左右。行則有隨。立則有序。古之義也。室而無奧。



阼則亂於堂室也。席而無上下則亂於席上也。車而無左右則亂於車也。行而無隨則亂於塗也。立而無序則亂於位也。昔聖帝明王諸侯辨貴賤長幼遠近男女外內莫敢相踰越皆由此塗出也。復扶又反大音泰長竹丈反

**目巧** 鄭氏康成曰衆之所治所以治也衆之所亂所以

亂也目巧謂但用巧目善意作室不由灋度猶有奧阼

賓主之處也。孔疏爾雅云西南隅謂之奧與之外有賓位東階謂之阼自目巧以下

古今常事不可廢改也。孔氏穎達曰力謂勉力目巧

言但用目準視巧思也古之義者自古以來禮樂之意

也。由此塗出者由此禮樂之塗而出也。方氏慤曰禮

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故不必鋪

几筵之類然後為禮不必行綴兆之類然後為樂也言

而履之所謂踐言是也行而樂之所謂安行是也力此

二者謂力行此禮樂而施於有政也萬物者萬事也服

體者各服其體而不相侵也諸侯朝萬物服體百官莫





不承事。則太平之效也。夫禮者衆之紀。紀散而衆亂。則衆之治亂。係乎禮之興廢而已。隅有奧。則尊者所處而別於卑。階有阼。則主人所歷而別於賓。所謂室有奧阼也。席或以南方爲上。或以西方爲上。所謂席有上下也。乘車之濼。君在左。勇士在右。所謂車有左右也。父之齒隨行。五年以長。則肩隨之。所謂行有隨也。天子南鄉而立。自公侯而下。各有位焉。所謂立有序也。然則古人之禮。至於如是者。豈徒從事於文爲哉。亦各有義存焉爾。

故曰古之義也。踰越皆過也。陳氏澔曰。衆之治亂。由禮之興廢。此所以爲政先禮也。目巧。謂不用規矩繩墨。但據目力相視之巧也。言雖苟簡爲之。亦必有奧阼之處。此以下。皆古聖人制禮之義也。又言禮之爲用。無所不在。失之則隨事致亂。貴賤以爵言。長幼以齒言。遠近以親疏言。男女以同異言。外內以位序言也。

**存異** 鄭氏康成曰。服體。體服也。謂萬物之符長。皆來爲

瑞應也。孔疏。服。謂屈服。體。謂形體。言飛走動植之物。皆來爲瑞應也。

**服體者。**言物之有理。猶人之有體。萬事皆從其理。如視聽之聰明。手足之恭重。便是服體。鄭孔符應之說。非也。

三子者既得聞此言也。於夫子昭然若發矇矣。

矇音蒙

**正義**鄭氏康成曰。乃曉禮樂不可廢改之意。孔氏穎

達曰。經中自目巧以上論禮樂之事。質文沿革隨事變改。自目巧以下論尊卑上下。萬代恆行。吳氏澄曰。言

三子既聞此十二條之言。昭然有見。如人徹去其蔽目之物然也。

### 孔子閒居第二十九

**正義**孔氏穎達曰。案鄭目錄云。名孔子閒居者。善其

無倦而不藝。一作衰。猶使一弟子侍。為之說詩。著其氏。

言可灋也。退燕避人曰閒居。此於別錄屬通論。陳

氏祥道曰。子夏始問為民父母之道。繼問三王參於天地之德。有為民父母之道。而後可以行三王之德。

洪範曰。天子作民父母。以為天下王。故其序如此。

孔子閒居。子夏侍。子夏曰。敢問詩云。凱弟君子。民之父母。何如斯可謂民之父母矣。孔子曰。夫民之父母乎。必達於禮樂之原。以致五至而行三無。以橫於天下。四方有敗。必先知之。此之謂民之父母矣。閒音閑。凱與愷同。邱在反。弟又作悌。徒禮反。夫音扶。

**正義** 鄭氏康成曰。凱弟。樂易也。原。猶本也。橫。充也。敗。謂

禍哉也。王氏肅曰。五至。五者相因自然而至。孔氏

穎達曰。詩大雅洞酌之篇。美成王之德。凱。樂也。弟。易也。謂成王行樂易之德。為民之父母也。聖人行五至三無。通幽達微。無所不悉。觀其萌兆。觀微知著。豫知禍害。使民免罹於禍。故為民之父母。然四方之福。亦必先知之。此主為民除害。故舉敗言之。呂氏大臨曰。禮樂之原。在於一心。葉氏夢得曰。凱則強教。而使民尊之。父道也。弟則悅安。而使民親之。母道也。方氏慤曰。五至由粗以入精。故曰致。三無自內以達外。故曰行。橫於天下



金定元言義疏 卷之三  
者。以是道廣被於天下也。四方有敗。必先知之。言其道又足以幾於神也。敗者成之對。不言成而止言敗者。蓋君子思患而豫防之。則敗尤在乎先知也。輔氏廣曰。仁者禮樂之本原也。此非至仁而以天下萬物爲一體者。不能。惟仁故可以作民父母。應氏鏞曰。父母之心。惻怛懇至。而赤子痒疴疾痛。無纖髮不切於肌膚。四方萬里。微有禍敗。必先知之。蓋愛其民者。切慮其事者。周故不善之幾微萌芽。稍觸於吾身。則吾已先知而知焉。如此。始無愧於父母之名矣。

**案**自其極盛而無以復。加謂之至。君子則推而致之。以廣其充周之用。自其至微而不泥於迹。謂之無。君子則施而行之。以運其微密之神。橫於天下。正以滿其達之量也。其稍有不序不和處。便是敗。五至終以哀。三無終以喪。正其切於憂民處。非五至三無之外。別有一種憂民之心也。

子夏曰。民之父母。既得而聞之矣。敢問何謂五

至。孔子曰。志之所至。詩亦至焉。禮亦至焉。禮之所至。樂亦至焉。樂之所至。哀亦至焉。哀樂相生。是故正明目而視之。不可得而見也。傾耳而聽之。不可得而聞也。志氣塞乎天地。此之謂五至。

上二樂並如字塞音色

**正義** 鄭氏康成曰。凡言至者。至於民也。志。謂恩意也。言君恩意至於民。則其詩亦至也。詩。謂好惡之情也。自此以下。皆謂民之父母者。善推其所有。以與民共之。云耳。

不能聞。目不能見。行之在心也。塞。滿也。孔氏穎達曰。君子之恩意既至於民。故詩之歡樂亦至極於民。既能歡樂至極於民。則以禮接下。故禮亦至極於民。既禮能至極於民。必為民之所樂。故樂亦至極於民。既與民同其歡樂。若民有禍哀。則能憂恤極於下。故哀亦至焉。凡此五者。皆與民共之。君民同有。感之在於胸心。外無形聲。故目不得見。耳不得聞。是人君志氣塞滿天地。由行五至之道。又曰。已欲恩愛。民亦欲恩愛。已有好惡。民

亦有好惡。已欲禮樂。民亦欲禮樂。已欲哀恤。民亦欲哀恤。是推已所欲與民共之也。徐氏師曾曰。五至之道。分而言之。則各造其盛而不同。序而推之。則互為其根而不亂。姚氏舜牧曰。五至雖有次第。而總由一志字來。此志一至。四者自無不至。故云志氣塞乎天地。子民之心誠切懇到。心口之間。自然欲隱秘而不得。便是詩至。有是心口之圖。自然有許多經綸料理出來。便是禮至。有是經綸料理。自然欣喜從事而不為疲。便是樂至。

樂此而不為疲。則視民如傷。唯恐或陷於危亡也。將戚然而不自寧。便是哀至。哀本於樂。樂轉為哀。朝夕往來於中。無少止息。便是哀樂相生。所以視不可得見。聽不可得聞。而此志此氣充塞於天地間。

**案**樂人之立者。必憂人之不能立。樂人之達者。必憂人之不能達。方幸其生聚而欣然。又憂天下之未能徧。後日之未能保。而戚然。哀樂相生。周流不息。此其志氣之所充塞。直與天地為量矣。哀即喪也。不見不聞。即下無



體無聲無服也。言五至而三無已在其中。下因再問而申言之耳。又案五至至字。鄭訓至於民。王訓相因自

然而至。陳氏皓訓極盛而無以加。三說相須。其義始備。

子夏曰。五至既得而聞之矣。敢問何謂三無。孔

子曰。無聲之樂。無體之禮。無服之喪。此之謂三

無。子夏曰。三無既得畧而聞之矣。敢問何詩近

之。孔子曰。夙夜其命宥密。無聲之樂也。威儀逮

逮不可選也。無體之禮也。凡民有喪。匍匐救之。

無服之喪也。其讀基宥音又逮讀棟選宣面反。匍音扶又音蒲匍音服又蒲北反。

**正義**鄭氏康成曰。於意未察。求其類於詩。詩長人情。呂氏

大臨曰。子夏雖聞此言而未深通。以詩之道長於人情。故問何詩近之。欲通其倫類也。其詩讀為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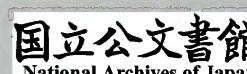
基聲之誤也。逮逮安和貌。言君之威儀安和逮逮然。呂氏

大臨曰。逮詩作棗。言其威儀富而閑習。如棗之花萼光輝相逮。陳氏皓曰。棗棗盛也。則民倣之。

此非有升降揖讓之禮也。孔疏詩邶風栢舟篇。仁人有威可畏。有儀可象。民自效瀆

之。救之。調恤之。言君於民有喪。有以調恤之。則民倣之。

此非有衰絰之服。孔疏詩邶風谷風篇。朱子曰。宥宏深也。密靜



謚也。基，積累於下以承藉乎上者也。言夙夜積德以承

藉天命者。宏深而靜謚。匍匐，手足竝行急遽之狀。陳氏

手行為匍。伏地為匐。呂氏大臨曰：無聲者樂之道。無體者禮之

本。無服者喪之理。三者行之在心。外無形狀可知也。

方氏慤曰：宥則寬以致和。密則深而能靜。寬而致和。所

以為樂也。然深而能靜。則為無聲焉。有威可畏。有儀可

象。所以為禮也。然不可選。則為無體焉。匍匐救之。所以

為喪也。然凡民而已。則為無服焉。輔氏廣曰：夙夜基

命宥密。則無時而不和。威儀逮逮。不可選。則無動而不

節。凡民有喪。匍匐救之。則哀不必見於服也。吳氏澄

曰：三無不言。志不言。詩。蓋志行乎三者之中。能是三者。

則民之情無不達矣。所謂禮樂之原也。

**存疑**鄭氏康成曰：基，謀也。密，靜也。言君夙夜謀為政教

以安民。則民樂之。此非有鐘鼓之聲也。孔疏。詩。周頌。昊

始。命。信。宥。寬也。言文王始信順天命。行寬弘。天有成命篇。基

仁靜之化。鄭意謀為政教。民得寬。穆安靜。子夏曰：言則大矣。美矣。盛矣。言盡於此而已乎。



孔子曰。何爲其然也。君子之服之也。猶有五起焉。

**正義** 鄭氏康成曰。言盡於此乎。意以爲說未盡也。服猶習也。君子習讀此詩。起此之義。其說有五也。孔氏穎達曰。子夏疑其未盡。故問之。孔子告以何爲其盡。君子習之。猶有五種起發也。方氏慤曰。大言光輝於外。美言充實於內。盛言無以有加。盡言無有餘蘊。起言有加而無已。陸氏佃曰。猶有五起。孔子之言所以進商也。

董氏仲舒曰。勉強行道。則德日起而大有功。

子夏曰。何如。孔子曰。無聲之樂。氣志不違。無體之禮。威儀遲遲。無服之喪。內恕孔悲。無聲之樂。氣志旣得。無體之禮。威儀翼翼。無服之喪。施及四國。無聲之樂。氣志旣從。無體之禮。上下和同。無服之喪。以畜萬邦。無聲之樂。日聞四方。無體之禮。日就月將。無服之喪。純德孔明。無聲之樂。氣志旣起。無體之禮。施及四海。無服之喪。施于

孫子施並音異以豉反畜音旭許六反聞去聲

**正義**鄭氏康成曰孔甚也孔疏釋言文施易也從順也畜孝

也孔疏祭統云使萬邦之民競為孝也就成也將大也

使民之儆禮日有所成至月則大矣起猶行也孔氏

穎達曰此以下五節從輕以漸至於重是從微至著也

初時威儀遲遲但舒遲而已二則翼翼而恭敬三則上

下和同無不從也四則日就月將漸興進也五則施及

四海所及遠也初則內恕孔悲謂親族之內悲哀其處

近也二則施及四國所被遠也三則以畜萬邦皆為孝

也四則純德孔明益甚也五則施于孫子垂後世也

呂氏大臨曰無聲之樂在於氣志無體之禮在於威儀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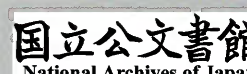
氣志與物不違則固樂矣於理既得則尤樂矣於道既

合則愈樂矣然則雖曰無聲日間四方矣是故天下樂

之氣志既起也威儀和而緩則無急迫之態敬而肅則

無怠慢之容上下和同則無乖異之變然則雖曰無體

而小者日就大者月將矣是故一人行之施及四海也



若夫無服之喪。本由內恕孔悲。則眡人之喪猶己之喪也。既推是心。施及四國。必由是道。以畜萬邦。厥今純德孔明。其後施于孫子。此仁之至也。氣志既充。威儀既備。而篤於仁。然後三無五起之義。可得而盡矣。方氏慤曰。氣志不違。內無所戾也。故繼之以氣志既得。得之於身。則人從之。故繼之以氣志既從。內恕孔悲。以仁存心也。仁者愛人。故繼之以施及四國。馬氏晞王曰。氣志不違。氣與志交養於中。未至於既得。得者得中也。從。從心之所念而無所拂也。內恕孔悲。哀在於心而未形於外。故繼之以施四國。畜萬邦。陸氏佃曰。不違。德在我而已。既從。則有在彼者也。輔氏廣曰。不違。持其志無暴其氣。既得。則志帥氣而氣充乎體。既從。則養而無害矣。

**存疑** 鄭氏康成曰。不違者。民不違君之氣志也。孔氏穎達曰。初言民不違君之氣志。二云氣志既得。言君之氣志得於下。三云既從。民所從也。四云日間四方。及於

遠也。五云既起。是興起也。

無聲之樂。先儒之說頗異。夙夜基命宥密。鄭謂夙夜謀爲政教。是以政教爲君之命。故氣志不違。卽以民不違君言之。旣得爲君得於民。旣從爲民從乎君也。呂氏大臨謂不違者。我與物不違。方氏慤謂內無所戾。陸氏佃謂德在於我。輔氏廣則直以持其志無暴其氣。王夫言之似已。但樂由中出。則無聲之樂。斷未有舍其本而泛言君民者。故始卽以基命言之。蓋必保合天命之太

和而後氣志之間。無所乖逆。內無乖逆。而後事物各得其理。而後我之所順。人亦順之。而後日聞四方。和氣洋溢。至於天地萬物感而太和。不過吾氣志之旣起。樂之成。原如是其靜謐也。若夫禮則自外作。故始卽以威儀言之。遲遲和爲貴也。翼翼禮節之也。然制乎外者。正所以養其中。與樂不同爲斯須不可去乎。故中言日就月將。乃終以施及四海。禮之成遂。如是其廣大也。喪則一仁之周流也。凡民有喪。匍匐救之。惟以己度人而見其

孔悲耳。由此而四國。而萬邦。仁益廣也。至是而內怨者不待勉強也。德純則自如是已。且施于孫子。仁愈遠也。子夏長於詩。故以詩為問。而孔子遂歷以詩語之。咏歎淫泆。意味深長。使人感發興起。有不能自己者。此之謂五起也。

子夏曰。三王之德。參於天地。敢問何如斯可謂參於天地矣。孔子曰。奉三無私以勞天下。子夏曰。敢問何謂三無私。孔子曰。天無私覆。地無私

載。日月無私照。奉斯三者以勞天下。此之謂三無私。其在詩曰。帝命不違。至于湯齊。湯降不遲。聖敬日齊。昭假遲遲。上帝是祗。帝命式于九圍。是湯之德也。

參音駮。勞鄭讀去聲。今如字。覆。敷救反。齊鄭上讀。躋下讀。齊今上如字。下讀。躋子兮反。假讀格。祗諸夷反。案今本謂參下無於字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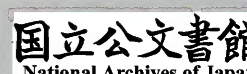
**鄭氏**康成曰。三王。禹湯文武也。參天地者。其德與天地為三也。帝。天帝也。昭。明也。假。至也。祗。敬也。九圍。九州之界也。是湯之德者。是湯奉於無私之德也。

孔氏穎達曰。詩商頌長發之篇。美成湯之辭。方氏  
 慤曰。天立乎上。地立乎下。人立乎中。所謂參也。立德以  
 居體固已能參之矣。至於興事以致用。又有在乎奉之  
 焉。天地者陰陽之體。日月者陰陽之用。方其參之以居  
 體。則止以天地為言。及其奉之以致用。故兼之以日月  
 也。天之運轉。地之生育。日月之升降。變化不停。可謂勞  
 矣。為天下者得不奉此三者以勞之乎。雖然。勞之而苟  
 有私。人得無怨乎。故其所奉者主於無私也。朱子曰。

商之先祖既有明德。天命未嘗去之。以至于湯。湯之生  
 也。應期而降。適當其時。其聖敬又日躋升。以至昭假于  
 天。久而不息。惟上帝是敬。故帝使之為灋於九州也。

**行疑** 鄭氏康成曰。勞。勞來。案孟子勞之來之。詩讀湯齊為湯躋。

躋。升也。降。下也。齊。莊也。式。用也。此詩云殷之先君為政  
 不違天命。至于湯升為君。又下天之政教甚疾。其聖敬  
 日莊嚴。其明道至于民遲遲然安和。天是用敬之。命之  
 用事於九州。謂使王也。孔氏穎達曰。湯降下賢士。能



速疾不遲。假。暇也。湯以昭明寬暇天下之士心。遲遲然舒緩也。嚴氏粲曰。湯之謙抑。所以自降下者。甚敏而不遲。故聖敬之德。日以躋升。日躋。言至誠無息也。其昭格於天。遲遲甚緩。言湯無心于得天。付之悠悠也。

**案**詩義。則朱子與諸說盡矣。但此引以証奉三無私。則所謂帝命不違者。天之無私也。湯與天齊。湯之奉天無私也。蓋人有私則有違。天無私。故命於物者皆不違。易所云物與无妄也。人一有私。即與天地不相似。惟湯之無私與天齊一。古人引詩。多斷章取義。似如此說。乃切合。言不遲。又言遲遲者。不遲。克己之勇。所以致其決。遲遲。達天之養。所以俟其化。

**總論**孔氏穎達曰。自此至太王之德節。論三無私之事。並明湯及文武三代太王之德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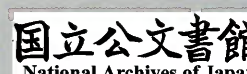
天有四時。春秋冬夏。風雨霜露。無非教也。地載神氣。神氣風霆。風霆流形。庶物露生。無非教也。

寔音廷

**正義**鄭氏康成曰。言天之施化收殺。地之載生萬物。非有所私也。無非教者。皆人君所當奉行以爲政教也。

孔氏穎達曰。此論天地無私。聖人則之以爲教。天春生夏長。秋殺冬藏。以風以雨。以霜以露。化養於物。聖人則之。事事倣灋以爲教。故云無非教也。神氣謂神妙之氣。霆。雷也。地以神氣風雷之等流布其形。衆物感此神氣。風霆之形。露見而生。人君灋此地之生物。事事奉之以爲教。故云無非教也。春秋云。天有六氣。此經云。天有風

雨。不偏屬於地。但氣從地出。又風著於土。雷出於地。故神氣風雷偏繫於地。呂氏大臨曰。風霆猶風雨。皆神氣也。降於天。載於地。以成化育者也。猶於地言之。則以流形而可見也。方氏慤曰。四時以風雨霜露爲之用。庶物以神氣風霆爲之體。神氣者天氣也。及其下降而得地載之。故曰地載神氣。神氣散而爲風。薄而爲霆。故曰神氣風霆。風霆流形。形成而後物生可見。故曰庶物露生。雨露莫不物資以生。然止以風霆言之者。以風霆





無方而莫測。尤為氣之神故也。陳氏澥曰。上文明王道之無私。此言天地之無私也。徐氏師曾曰。天以氣運於上。故氣一伸。而物無不生氣。一屈。而物無不成。天道至公之教。由四時見之。地載神氣。其始也。承天而生。其終也。代天而成。地道至公之教。由載神氣見之。

**案**上文無私覆載。以形體言。此節以化工言。此天地無私之德。所謂大信不約。大時不齊。無心而成化者也。聖人奉之。刑賞。一春夏秋冬也。鼓舞振作。一神氣也。政教

恩澤。一風霆雨露流形發生之機也。

清明在躬。氣志如神。耆欲將至。有開必先。天降時雨。山川出雲。其在詩曰。嵩高維嶽。峻極于天。維嶽降神。生甫及申。維申及甫。為周之翰。四國于蕃。四方于宣。此文武之德也。者市志反翰明旦反徐音寒

**正義**鄭氏康成曰。清明在躬。氣志如神。謂聖人也。峻。高大也。翰。幹也。言周道將興。五嶽為之生賢輔佐。甫及申。為周之幹臣。天下之蕃衛。宣德於四方。以成其王功。此

文武之德也。是文王武王奉無私之德。此宣王詩也。文武之時。其德如此。而詩無以言之。取類以明之。孔氏穎達曰。此明周文武之德。清。謂清靜。明。謂顯著。言聖人清靜光明之德。在於其身。氣志變化。微妙如神。謂文武也。詩。嵩高篇。美宣王之詩。張子曰。清明在躬。氣志如神。此言聖人也。耆欲。猶言祥福也。雨之將作。山川須出雲。蓋一氣耳。呂氏大臨曰。清而明者。天之德也。以天德在躬。故氣志如神。陳氏澔曰。清明在躬。氣志如神。

即至誠前知之謂也。耆欲。所願欲之事也。有開必先。言先有以開發其兆朕者。如將興必有禎祥也。徐氏師曾曰。此言文武無私之德。本源澄澈。物不能淆。清也。本體光明。物不能蔽。明也。此無私之體也。清明之德在身。則氣之所適。志之所向。自能前知。所謂至誠如神也。此無私之用也。

**存疑** 鄭氏康成曰。耆欲將至。謂其王天下之期將至也。神有以開之。必先為之。生賢知之輔佐。若天將降時雨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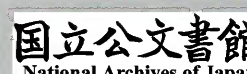
山川為之先出雲矣。仲山甫及申伯為周之幹臣。朱子曰。耆欲將至。有開必先。家語作有物將至。其兆必先。此語却是竊疑有物訛為耆欲。其兆訛為有開。

**案**孔氏穎達曰。甫。甫侯。謂呂侯也。鄭注禮時。未見毛

詩傳。後箋詩乃得之。故與禮注別也。邵氏困曰。耆欲二字。古人以明可願之事。不獨孔子閒居言之也。衛孔悝鼎銘亦曰。乃考文叔。興舊耆欲。

**案**天地無私。故清明在天地。聖人無私。故清明在聖人。

由是志氣之動。亦如風霆之神。立之斯立。道之斯行。緩之斯來。動之斯和。聖人之耆欲。甫祈至是。而聖人開之。物先應之。如天將降時雨。而山川先出雲者然。引詩只以証天人相應之理。並不重將王天下而生賢才意。而說者且謂宣王時生申伯。亦文武積德所感。不太迂乎。  
**總論**應氏鏞曰。是篇論禮樂之原。至深至遠。而實以志氣為之主。始言塞乎天地。末言氣志如神。則充養之妙。而無間也。孟子所謂以直養而無害。則塞乎天地之間。



者也。其中論五起。而反覆以志氣為言。蓋持養用功者。不一而足也。孟子所謂持其志無暴其氣者也。

三代之王也。必先其令聞。詩云。明明天子。令聞不已。三代之德也。弛其文德。協此四國。大王之

德也。弛式氏反。大音泰。

**正義** 鄭氏康成曰。令善也。言以名德善聞。天乃命之王

也。不已。不倦止也。弛。施也。協。和也。大王。文王之祖。周道

將興。始有令聞。孔氏穎達曰。此總結三代。以其無私。

故令聞不已。三代之所以王天下者。必祖父未王之前。

先有令聞也。江漢之篇。美宣王之詩。明明天子。謂宣王。

此記則謂三代之王也。言父祖及身令聞不休。故云三

代之德。詩亦江漢篇。弛。本文作矢。陳也。此云弛。施也。言

大王弛其文德。和此四方之國。居幽而狄人侵之。不忍

鬪其民。乃徙居岐山之陽。而王業起焉。故云大王之德。

**通論** 孔氏穎達曰。唯云湯與文武。不稱夏者。以夏承禹

後。為天下治水。過門不入。無私事。惟殷周以戰爭而取

天下恐其有私故特舉之也。

**案**明明正所謂清明在躬也。又獨舉大王者以大王之不隕厥問。尤可見文武之王必先其令聞處。且以明三代之王。以文德不以武功。恐人疑湯武之得天下以征誅。非無私也。弛文德。協四國。則勞天下之証。可見禮樂之原。一無私之德也。

子夏蹶然而起。負牆而立曰。弟子敢不承乎。  
居蹶

衛反又音厥

**正義**鄭氏康成曰承奉承不失隊也。起負牆者所問竟

辟後來者。姚氏舜牧曰。負牆而立者。聞此教而謙退以承之也。與循牆而懼意同。

